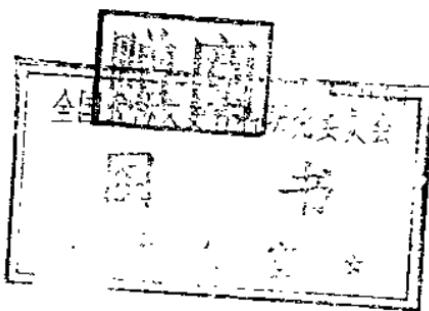


习水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贵州省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
习水县

一九八四年四月

写在前面

在县委的领导下，我会编辑出版的《习水县文史资料选辑》，是以党的十二大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爱国主义的思想旗帜、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教导，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通过对《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出版，充分发挥文史资料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服务的特点；为发掘和整理我县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对研究近代史和现代史以及编写县志提供参考資料；同时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让《选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丰富《选辑》内容，提高《选辑》质量，我们热情欢迎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为《选辑》撰写稿件，特别欢迎回忆整理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或撰写当年和自己共事的同志和朋友在历史事件中有价值的史料。如果本人执笔有困难者，可以口述托人代笔整理。

文史资料稿件，题材不限，体裁不论，篇幅可长可短，可以撰写全面系统的史料，也可以撰写专题性的史料或某个片断。整理撰写史料，要求内容具体翔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史实不能夸大缩小，对历史人物不能偏见褒贬。撰

写史料的时限为戊戌变法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延续到“文革”前夜。

《习水文史资料选辑》内发表的稿件，不是定论的文章，允许多说并存，欢迎补充更正。

稿件请寄贵州省习水县文史办公室。稿件署名听便，但必须写明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寄给本会的文史资料稿件因系资料，无论采用与否，均按规定敬奉薄酬。

编 者

目 录

回顾习水解放

- 难忘的习水 李贤堆 (1)
习水县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四次转移 向 前 (17)
醒民区清匪建政经过 袁廷华 (24)
黎明时的战斗
——土城保卫战之二 袁诺亚 袁廷华回忆 (43)
陈 万 整理
黔北大匪穴李家寨始末 黄永龙采写 (52)
残匪落网记 黄永龙采写 (63)
附：有关李家寨口碑资料 陈 钧 朱国民等 (68)
土城镇今昔风貌 何启富 陈万教 (74)

地方史略 秉笔直书

- 习水县城关镇史略 谢本松 (85)
旧日记事 (四则) 徐世熙等供稿 张计子整理 (101)
昔日土城镇容实况 莫子勋 (108)
简述解放前良村区的文化教育 徐世熙 (113)
良村区的行政区划概述 徐世熙 (116)
解放前的民众教育馆 张计子 (119)
原习水县城官渡镇街道的演变 谢本松 (122)
解放前习水在全省实业展览会上的展品 谢吉芳 (125)

- 解放前习水《民声报》简介 谭智勇 (129)
赵述诚与土城兵工厂 禹明先 (133)
附：土城兵工厂部分口碑资料

...毛应清 扬安定 许三兴 口述禹明先记录 (140)

- 历史人物** 忆袁健如同志 袁俊仪 陈万敏 (144)
张华封先生事略 张桂江 (155)

回忆录选段

- 在民族大家庭里幸福成长 游仁品 (毯族) (165)
习水一中三年琐记 何启富 (168)
我所知道的盐务概况 衣 阶 (173)
抚今追昔话辛酸 宋淮宾 (180)

习水之最 (选载) 本文柱整理

- 杉树王 (183)
二郎教堂 (183)
黄杉岩峰 (183)
习水河 (183)
孔岩大洞 (184)
莲花洞 (184)
天堂沟发电站 (184)

城镇平面图与照片

- 习水县城平面图 禹明先绘制 (目录后)
习水县城全景 周东亚摄 (93)

- 习水县城五星街口 黄永龙摄 (93)
习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一角 黄永龙摄 (93)
李家寨照片二张 江 河摄 (62)
习水县土城镇平面图 高明光绘制 (81)
土城镇小景 熊洪涛摄 (79)
土城镇黄金大桥 熊洪涛摄 (83)
封面设计 高明光
封面题字 王德旭

难忘的习水

李 资 维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从古苓转战习水，在那里同党内的同志，与广大的群众生活在一起，共同战斗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当时的情景而今仍历历在目。每当我想起当年同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恶霸进行斗争的往事，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回忆所及，作为资料，献给读者。

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初到习水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古苓伪县长张树良令县属两个保安中队配合武装特务逮捕我。川南特区古苓中心县委书记周平同志得知情况后，接连两次派中心县委委员周壁锐同志和交通员老丁同志秘密通知我，要我立即转移。老丁同志星夜找到了我，我与他分别带了短枪，翻山越岭走羊肠小道到了古苓长坝子，周平同志带我到附近山上的一个贫民党员家里隐藏了四天后，又同他穿过古苓与赤水分界的小河口到当时赤水所属的睡觉溪严国清同志家中。

严国清同志家在半山，单村独户（屋周围种了大片的甘蔗），比较安全。我在他家隐藏了十多天，这时，分营

习水的中心县委委员刘维石（在习水化名刘绪文）同志返回，中心县委便决定我化名李治平赴习水任县临工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刘维石同志和我在原属赤水县的土城、习水东皇的桂花村、东皇师范和原属习水的官渡镇、长沙镇等地开辟工作。我们在这几个地方，先后住在地下党员罗明尧、王桂培、周守淮、赵明良、严盛超等同志家里。我与老刘所到之处，都秘密展开革命宣传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到十一月，发展了党员五十多人。这批地下党员都成了解放初期地方各级政权的骨干。

二

解放军奔袭东皇，敌保安十三团土崩瓦解，革命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快得多。时值十一月中旬，正是阴历的初冬季节。东皇阴雨绵绵，寒风袭人，比四川长江一带寒冷得多。我住在程寨的柿子坪胡中翔同志教书的小学里，一天早上，听到杨远惠、胡中翔传来国民党报上登载的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激战的消息，我从这条“新闻”中分析出当前形势，以便开展地下工作。午后，我便从柿子坪返回东皇，当时正下着牛毛细雨，黄泥路滑，那时才二十多岁的我，虽走惯山路，也感到吃力。我提了一个紫色口袋，除装些换洗衣服外，还装有《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古苓中心县委编印的《地下党员工作手册》等书，因为当时没有估计到时局的急剧变化，放松了警惕，走了大半天，傍晚才到达东皇。我正准备跨进

县立师范的校门时，站在门口的卫兵突然发问：“找谁？”我一看，内心大吃一惊，但马上定了定神，随口回答说：“学校教师。”才侥倖地进入了校门。

我走进传达室，见张治民等两个教师正在炒肉，他们见我来了，心里不安，连忙轻声对我说：“昨天保安团全部都开到东皇来了，卢专员（伪遵义专员公署专员卢杰）也来了，我们学校住了一个营，学校现在已经放假了。”又说：“昨晚上我们去蒲××家里，进门时听到李文泉（中统特务）和几个人商量说，一个姓李的小伙子是共产党，正在这一带活动。”本来他们已经炒好肉，叫我吃饭的，由于情况的突变，我不得不忍受暂时的饥寒而急速离开学校，连夜赶了十来里路，到了王桂培同志家里。

在王桂培家里，得到前一天老丁送来的中心县委关于川南特委传达长江局的指示（县委书记以上与解放军师政委以上干部的接头口号）和解放军进军的消息。中心县委在给我的信中说：“解放军已进入贵阳，你要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十五天，避免在黎明前惨遭不幸。”

中心县委的信，说明了顽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临死前必然要进行反扑。次日早饭后，我找了王海谦同志同行，打算走小路穿过太平场，到程寨开展工作，刚走一段路，我们就听到了轻重机枪声，枪声越来越近，我俩立即隐蔽在树林里，亲眼看到保安团溃兵拼命地乱跑过来，不少士兵在逃命中把枪弹都丢在路边草地里了。大约半个钟头，枪声停了，就见解放军部队向土城方向前进。

后来得知这支解放军是十六军的一个团，从仁怀三合穿插到土城，掩护解放军大部队沿赤水河北上去四川成都围歼

胡中南部的。由于解放军长途行军，有几个病号掉了队，王桂培、王海谦等同志将他们扶去家里找了医生治疗，痊愈后他们都归队了。

三

解放军奔袭东皇，是地下党从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活动的起点；也是一切极端敌视革命的反动势力转入秘密策划，进行反革命勾当的疯狂时期。

十六军北上，中心县委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使解放军的给养和运输等能在最短的时间解决好，否则就会贻误战机。因此，中心县委书记周平同志专程从古芩赶到土城镇。他到土城镇后，立即动员赤水河沿岸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支前，并与袁沉颖等同志商议，由袁出面，号召开明士绅积极协助地下党组织筹集粮草、安排运输力量，这才使部队的给养和运输得到了保证。

解放军未来之前，国民党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藉以蛊惑人心。为了及时揭穿敌人的反宣传，解放军过境的次日，我赶到土城镇，同周平同志到军的政治部要来一些油印成册的《共同纲领》、《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和资料带回东皇抄写张贴，同时与王桂培、刘维德、刘登娇等同志研究，把党员组织起来，以解放军路过东皇时秋毫无犯的事实向群众宣传，从而安定人心。

解放军挺进四川后，地方反动势力还不死心，他们一方面造谣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暴发，美国军队要在沿海登陆了”；一方面积极策划武装暴乱。

仁怀县三合区伪区长赵虞与习水长沙的杨鸣岗（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张毅祥（国民党统治时贵阳市市长张自祥之弟）经过审选，企图组织反动武装暴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我与王桂培、刘登矫、何大海、陈钧等同志研究，在东皇建立了治安委员会，宣传当前形势和我党的政策，并把我们掌握的武装组织起来，以打击小股土匪和国民党溃军的窜扰活动，维持地方治安，扩大党的影响。

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开始只有三十来人。当时，反动头子赵虞传话给我们，扬言要进攻东皇。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作了周密的布置，陈钧同志指挥战士日夜巡逻换岗，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在此期间，我们通过做工作，争取了习水保安中队（队长刘中荣）率队起义，并争取了保安十三团参谋长刘可清率领的残部（带有电台一部）向遵义军分区投降。我们的武装部队还袭击了窜扰于桐梓、仁怀、习水一带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溃军。由于保安中队的起义，武装了我们的部队，由三十来人抢扩大到七十多人枪，装备得到了改善，这时反动头子赵虞的威胁，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了。

东皇治安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后，在党内一些同志的建议下，我们于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奔赴官渡镇，建立了习水县政务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委员，政务委员会除做一些宣传工作外，还做了一些争取和瓦解敌人的工作。习水新派头面人物谢伦书，在一九五〇年夏，由匪首杨鸣岗、张毅祥邀他参加叛乱被他拒绝而遭到暗杀。习水县伪县参议会付议长李云九和寨坝区伪区长张洪达解放初期都和我党合作过一段时间，证明这些宣传和争取瓦解工作是起到良好效果的。

一九五〇年初，刘维石同志写信通知我说：“老廖（廖林森同志）已从解放区回川南任泸州专员公署付专员……”。我便从东皇出发去泸，在习水经赤水的途中碰上了王汉超同志，他对我说：“同志们要我来找你，我找得好苦啊！”他告诉我：“长沙的张毅祥、杨鸣岗两个家伙，集中了好几百土匪武装；合江的施××在长沙招谣撞骗，说他是习水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你不赶快回去，一定要出大乱子，我们也有危险”。经我慎重考虑后，仍急速赶到赤水。在赤水我找到赤水池下党县委付书记鄒仁永同志（当时任赤水解放委员会付主任），要他支援我们，因为当时赤水已经解放，成立了解放委员会。他们接收了赤水、合江及泸州部份的国民党特务武装的长短枪百余支，因此要他给我短枪十支，并要求他挑选能用手枪的、有胆量的党员或积极分子十人，装成小商贩赴长沙镇。鄒仁永同志同意了这个要求，并自告奋勇同我一道去长沙给张毅祥、杨鸣岗做工作，开导他们不要乱来。

我们一行十四人从赤水出发，经旺隆翻过赤、习交界处，夜幕降临时到达了长沙，吃过晚饭后，严盛超等同志会见我们时汇报了敌人的详细情况。

鄒仁永同志过去认识张毅祥，当天晚上就去会见了他，在交谈中鄒仁永同志向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党的宽大与镇压的政策。张毅祥虽怀鬼胎、另有打算，但不立即表露，只咕噜说：“一定听你相劝，请老弟放心，我不会乱来！”鄒仁永同志回到我们住处，交换了会面时的情况后，经研究，便决定由我出面再与他交谈一次。

次日早饭后，由王汉超同志去找张毅祥，不多时候，张毅祥来了。王汉超同志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县的地下党县委书记”。我和张彼此寒暄一阵后，便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说：“现在的形势和党的政策，郗仁永同志已经给你讲了，‘天作孽可为，自作孽不可恕！’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他沉默了一阵后，便假惺惺地说：“我听共产党的话，决不搞武装叛乱。”我接着斥责他说：“你说决不搞武装叛乱，现在聚集起几百人枪干什么？如果说的‘要听共产党的话’这句话是‘真诚’的，就把全部人枪交出来！”他在事实面前抵赖不下去了，不得不承认交出九十支步枪（每枪子弹五十发），但他狡猾，要王九如带他交出的人枪，他还煞有介事地说：“王九如是共产党员嘛，你们该相信我的‘诚意’了。”我说：“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的是事实，不是谎言，你有点‘诚意’也好，但不要踏步不前，甚至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就这样，我们比较顺利地争取了张毅祥缴械。

接着，我们准备找冒充地下党“县委书记”的流氓施××，但多次去找，没有踪迹，原来他早就逃（逃）之夭夭了。

张毅祥交出的九十人枪，由王九如带队，同我一起经官渡开往东皇交陈钧同志统一指挥，后来由于敌人的造谣和士兵的乡土观念以及王九如搞两面派手法所影响，在习水县人民政府成立前，已大部份跑回老家去了。

五

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因我决定去泸州地区工作。便：

刘登矫、赵明良、何大海等同志研究，为了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决定由他们三人组成汇报组赴遵义向地委汇报。汇报组由刘登矫同志负责。他们到地区汇报了三点：①习水地下党的组织情况；②人民政务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开展情况；③地方反动势力的政治活动。

地委听取了汇报组的汇报后表示满意。地委根据汇报组的要求，于二月初派宋谦、张申明、马占东、祝蕴绪、李孟源、余毓丰、张福启等同志来习水。这时周平同志根据西南局的指示，由重庆到贵阳向贵州省委交待赤水、习水、仁怀三县地下党组织的组织关系（因这三县属川南特区古蔺中心县委领导），任务完成后，周平同志到遵义地委又作了汇报，汇报时宋谦同志也参加了，汇报后，周平同志返回赤水（他家住在赤水）时，找到了我，对我说：“习水汇报组的同志讲：你要到泸州工作去了，遵义地委在研究习水的工作时，没有定你的职务，我在回赤水的途中考虑了一下，因为习水地下党基础差，你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情况了解，你还是留在习水工作好。我已给宋谦同志写了信并转地委，建议任命你为习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了党的工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回习水后，见到了宋谦同志。宋谦同志根据遵义地委的意见确定由宋谦、张申明、祝蕴绪、马占东和我组成了“中共习水县工委”，宋谦同志兼任县长，我任副县长。

习水县工委成立后，迅速组织了地下党会师，初步确认了地下党员的名单。紧接着筹建县、区、乡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原吉告中学体育场举行了习水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至——习水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六

习水县人民政府诞生不久，以张毅祥、杨鸣岗为首的一小撮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趁我人民政府刚刚建立，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我们立足未稳之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驻习水的十六军一三九团的一个营、由付团长张申明直接指挥，除留机炮连驻县城外，三个步兵连分驻长沙（一个排）、东皇（一个排）、温水（一个连另二个排）三个镇。

敌人得知我部队分散，遂于三月初集中了长沙、官渡一带之匪一千五百余人于×日拂晓向我人民政府（县委在此合署办公）和部队指挥所（原国民党县党部所在地）发动进攻。敌分两路，主力约千余人，在杨鸣岗的指挥下，从官渡后面居高临下向我县人民政府攻击；负责牵制任务之匪约五百余人，在恶霸地主刘世清的指挥下，从官渡河西王爷庙后山一带向县人民政府和解放军部队指挥所攻击，形成两面夹攻之势。

我军不畏强敌，奋起歼敌，以排山倒海之势粉碎敌人的夹攻。在这激烈的战斗中，匪之主力在我机枪连、步兵排以迫击炮、重机枪作掩护，勇猛反击下，纷纷溃逃；负责牵制我军的匪徒，在我官渡区区长张福启同志率领的白区队和公安局战士组成的一个加强排乘木船过河反击下，也全部滚逃了。

在这次反击敌人攻城的战斗中，负责全营给养供应的参谋×××同志壮烈牺牲了。他的模范行为，奋不顾身的自我

牺牲精神，是我们活着的人学习的榜样，值得我们怀念。

敌人的突然袭击，对于我们轻敌思想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敌人攻城的当天，宋谦、张申明两同志经过研究，派人送信到温水（因电话线被割断），要我速回县城，并通知温水、东皇的驻军迅速集中于官渡，狠狠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我得信后，同部队从温水出发，二百二十华里的路程两天就赶到了。

这次急行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部解放军主力在前，仅有一个班另三个公安战士同警卫员周泉泉及我在后，我们将要到良村街口时即与敌遭遇。敌约四百余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解放军的尖兵持一挺轻机枪、两支冲锋枪勇往直前，我与小周持手枪断后，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虽多，却是鸟合之众，遭到我们的突击时惊慌失措，早吓破了胆，潮水般地向街后的山上奔跑。我们无一伤亡。由于我们要在预定的时间内赶到官渡，也就没有追击。

通过良村的次日午后，当我们快要出长嵌沟时，又遇上二十多个土匪抢劫行人。这股土匪虽少，却是惯匪组成，十分凶狠顽固，加上长嵌沟山险路陡，崎岖坎坷，茅草深密，土匪凭借他们熟悉的山形水势，东跳西窜地向我军放冷枪，所以我军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战斗，才压倒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多数土匪通过木桥向官渡的一条沟逃窜了，有三个土匪在我机枪的封锁下没有逃掉，藏在桥下的岩壁内作垂死挣扎，这时，班长自告奋勇，举起手榴弹，逼近敌人几米远的地方向敌投弹，三个土匪全部被炸死了，缴获加拿大手枪一支，因为掩护进攻的轻机枪阵地距敌攻击点较近，又是黄昏时候，班长×××不幸牺牲受伤。

这场途中歼匪战斗结束后，我们赶到县城时已经很晚了。为了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宋谦同志立即召开县工委会，会上研究了逮捕人的名单，并决定由我和驻军×××营长带一排人，于凌晨出发赶到离县城六十华里的长沙逮捕匪首张毅祥；张申明、祝蕴绪两同志分头逮捕县城附近的匪首刘世清等。这次突击行动，由于保密好、情报准，应逮捕的人无一漏网。

敌人遭到突击后并未销声匿迹，主要头目被捕，次要头目又起来了。他们暂时改变了集中千人攻城的计划而转入以小股窜扰、抢劫，阻挠征税、征粮，企图破坏我们开展工作。当时离城几华里的宣传或征粮、征税工作都要经过小规模的战斗才能进行。

有一次，解放军一个排到箭滩去，途中即遭到四百多匪徒的阻击，这股匪被击溃后，行军途中又在一家地主附近遭到冷枪射击。解放军闯进这家地主屋里反复搜查，查获地窖内藏的几名匪徒，经盘问，得知其中一个是合江福宝一家大地主的儿子（大学生，匪头目），说明习水之匪与合江之匪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

这阶段不仅习水之匪十分猖狂，整个贵州、四川之匪也十分猖狂。为了集中兵力清剿遵义周围之匪，驻习水的一个营，除留一个步兵连驻县城外，全部调往了遵义。

留驻习水的这个连因为经常与匪发生战斗，弹药消耗大，又远离军部，不易得到补给。敌人乘机在长沙、官渡一带又集中了数千匪众准备再度攻县城，情况十分紧急。

四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张申明同志以一三九团的名义给十六军四十八师驻合江的一个团送去了告急信。信中